

第三十二章 洪公公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屋內的油燈忽然跳出了花來，這本是喜兆，但是洪四癢的銀眉卻飄了起來，似乎有些不滿意。他蒼老的右手穩定地用筷子夾起一粒油炸的花生米，沒有太大的動作，緩緩咽下嘴裏的花生米糊，品了品齒間果香，又端起杯酒飲了，才站了起來。

“很多年了，這個宮裏沒有人再來逛逛。”洪公公眼裏有些混濁，略感無神地望著窗外低聲說道，手指卻輕輕一彈。

院門是開著的。

如同兩道勁弓一般，洪公公手上的這雙筷子被強大精深的真氣一激，嗤嗤兩聲幾乎同時響起，瞬間擊碎了麵前的窗戶，直射門外陰暗的角落裏，五竹的麵門！

筷上帶風而刺，聲勢驚人，如果挨著實的，隻怕中筷之人會像被兩把強弓射中一般。這位洪公公輕描淡寫的一彈指，竟然有如此神力，實是恐怖。

不知為何，今日五竹的反應動作，卻似乎比在平時要慢了少許，一個轉身不及，竟是被這筷子撕破了右肩的衣裳。

嗤！筷子斜斜插在泥地之中，筷尾微動。

院外，洪老太監看著麵前這個穿著褐色衣衫的來客，眉頭微微一抖，對方的頭臉全部被包在頭罩之中，根本看不清楚容貌。

“您是誰。”洪老太監滿臉堆著笑，看上去就像是個卑微的仆人。但很明顯，他比表麵上顯現出來的要可怕許多。

五竹今夜穿的褐色衣裳是全新的，所以感覺有些怪異。他依足了範閑的計劃，頭平抬著，似乎是在“注視”著對方，然後嘶聲說道：“抱歉，誤會。”

“誤會？難道是迷路？”洪老太監笑得更開心了。“迷路能迷到皇宮裏來的，閣下是第一人，五天前，你應該就來過一次，我一直在等你，我很好奇你是誰，我想，除了那幾位老朋友外，應該別人不會有這麼大的膽子。”

五竹強行在自己的聲音裏加了一份惶急。隻是他不擅於掩飾自己情緒，所以反而顯得有些假：“受家國之拘，不得已而入，不方便以真實麵目行禮。望前輩見諒。”

洪老太監皺了起眉頭，不再眉開眼笑，對方自認晚輩。那不外乎就是那幾個老怪物的徒弟一輩，看對方身手，至少也是九品中的超強水準，才可能潛入皇宮後隻被自己發現。隻是對方的嗓音很明顯是刻意扭曲喉部肌肉改變了的，所以也無法從口音中獲取有用的信息。

“這裏是皇宮啊，孩子。”洪老太監歎了口氣，“難道你說來就來。說走就是嗎？”

說完這話。他右手一張，整個人的身體卻在地麵之上滑行起來。倏乎間來到五竹的身前，枯瘦的手便向五竹的臉上印去。

...

五竹藏在黑布下臉毫無表情，但知道對方對自己的能力判斷錯誤，眼下正是一個殺了對方的大好機殺還是不殺？對於往日的五竹來說不是問題，但今天夜裏卻是一個問題。

他的大腦計算得極快，馬上算出，就算此時殺死對方，大概自己也會討出些代價，最關鍵的是，可能會驚動宮中別的待衛，從而給範閑接下來的行動造成很大的麻煩。

所以他撤步、屈膝、抬肘。

肘下是一柄非常普通的精鋼劍，劍芒反肘而上，直刺洪老太監的手腕，計算得分毫不差，更關鍵是其上所蘊合著的茫然劍意，竟讓劍尖所指之人，瞬間有些失了分寸。

但洪老太監本非常人，陰陰一笑，尖聲吧道：“顧左？”話語中略有詫異，手下卻是絲毫不慢，左手自袖中如蒼龍疾出，拍向五竹胸口，這一掌挾風而至，掌力雄渾，已是世間最頂尖的手段。

五竹再撤一步，直膝，橫肘。

肘間青劍橫在身前，如同自刎一般，卻恰好護住前胸，妙到毫顛地擋住了洪老太監的這一記枯掌。

“顧前？”洪老太監的聲音愈發地尖了起來，收掌而回，從腰部向上，整個人的身體開始抖了起來，看上去十分怪異，一聲悶哼之後，這位老公公將幾十年的真氣修為，化作無數道氣流，往前噴出，想要縛住五竹。

五竹卻是根本不給他這個機會，冷冷地再撤兩步，這兩步看似簡單，但在這樣絕頂高手的對陣之中，如閑庭信步一般，恰好避過絲絲勁氣襲之虞，隻是身體一晃，顯然受到了洪公公數十年真氣氣機干擾，略顯狼狽。

洪老太監皺紋愈發地深了，看著他冷冷說道：“不要以為你改變了出劍的方向，就能瞞過世人。這禁宮之中，既然老公公我看上你了，你就留下來吧。”

五竹微微抬頭“看”了他一眼，心上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感覺，下一步卻是一拱手。

洪老太監皺眉一驚！

...

沙沙沙沙的聲音響起，五竹背轉身體，就像身後的洪老太監不存在一般，負劍於後，便向宮牆的方向跑了過去，整個人的速度奇快，踏草而行，化作一道煙塵。

負劍於後，很簡單的一個姿式，但是卻是很完美的防守。

“顧後？”洪老太監雙眼裏陰鬱光芒驟現，也沒有呼喊宮中侍衛，雙臂一振，整個人便像一隻軀幹瘦弱，翼展極闊的黑鳥般，追上過去。

不過片刻功夫，二人便一前一後來到了高高的宮牆前麵。洪老太監冷冷看著前麵的褐衣人，倒要看他究竟能有什麼法子可以躍牆而出。

五竹直接衝到了宮牆下方，竟是絲毫不減速度，右腳狠狠地踩在宮牆下方的石頭上，石頭瞬間沉入泥地之中，可以想見這一腳的力量究竟有多恐怖。而他整個人向前的速度也被這一震變成了向上的力量，整個人被生生震得飛了起來，沿著**夜色* (**請刪除) * (**請刪除) 中幽暗的宮牆，像個鬼一般飄了上去。

隻見他這一躍便已經足有三丈的距離，勢盡欲墮之時，嗤的一聲，他手中的普通長劍不知如何竟是深深地紮進牆體之中，他的身體借著劍勢之力，一個翻身，便像個石頭一般，被自己扔出了高牆之外！

洪老太監悶哼一聲，這才知道對方竟然早就算好了所有的事情，體內真氣疾出，在將要撞到宮牆有的一刻也飄然而起，隻是姿態優美，全憑一口真氣施為，比五竹先前的暴戾，看上去就要瀟灑得多。

躍至三丈處，這位瘦幹的老太監輕輕伸出一指，在五竹留下的劍了孔上一摠，借力再上，出了宮牆，像一隻大鳥般在黑夜之中，遁著宮牆外側的光滑牆麵，緩緩飄下。

在他飄下的過程之中，雙目如鷹，死死綴著靜方京都**夜色* (**請刪除) * (**請刪除) 中，奇快無比前行著的褐色身影，陰陰一笑，悄無聲息地飄過林梢，飄過民宅，跟了上去。

兩位絕頂高手的較量，並沒有發出什麼聲音，所以宮中的侍衛們什麼都沒有察覺。

像隻老鼠一樣盤坐在宮牆下黑暗中的範閑，微微側頭聽著那邊的淡淡風聲，站起身來，輕輕抹掉屁股下麵的草渣與灰塵，將雙手摠在了光滑的宮牆之上。

他沒有五竹那般強悍的**，也沒有洪老太監精深絕倫的內功修為，但他的真氣運行法門，與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武道強者都不同，連澹州城外滿是濕滑青苔的懸崖都能爬得上去，更何況這宮牆。

這便是範閑最大的倚仗。

整個人像隻不會飛的蝙蝠般，在宮牆上緩緩向上爬行，雖然緩慢，但是非常平穩，絕對不會摔下來。如果此時忽然變成白晝，如果有人在遠方看著，一定會發現朱紅色的宮牆上，此時突然多了一個醜陋的黑點。

翻過宮牆，小心翼翼地避開可能的暗哨，範閑的雙腳終於安全地踩在了宮裏的草地上。在宮牆外打坐冥想的時候，他已經將自己設計的宮中地圖在腦中複習了好幾次，此時站在了皇宮之中，看著天穹夜幕下的龐大宮殿群，聽著遠處隱約可聞的更鼓之聲，範閑的心頭略微有些緊張，又有些興奮。

地圖此時仿佛成了眼見清晰可見的一條條通道，他最後一次調息之後，沒入了皇宮的**夜色* (**請刪除) * (**請刪除) 之中，非但沒有發出一絲聲響，他的速度也沒有一絲減慢，全憑腦中記憶，借著假山花叢的掩映，向自己的目的地進發。他的方法與五竹的方法極為相似，但也有些細微處的差異，畢竟他的計算能力，依然不如五竹。

夜已經深了，宮裏的人們大多睡了。

範閑隱藏在含光殿外的黑暗之中，確認了內宮並沒有大內高手，真正的帶刀侍衛似乎都在前殿和角樓，這個認知讓他有些皺眉，朝廷皇宮的護衛力量竟然如此疏弱，實在是很冒險的一件事情，如果北齊方麵派高手大舉來侵，那該怎麼辦？

身為夜闖禁宮的小賊，還有憂國憂民之心，範閑真是個妙人，隻是他這番計算其實有些多餘，要知道這個世界上，能夠在不驚動侍衛的狀況下躍過五丈高牆的，隻有人世間最頂尖的那幾位人物，如果真是這樣的宗師高手來了，尋常侍衛，似乎也不會起什麼作用。

他忘了，會蜘蛛俠功夫的，隻有他自己一個人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